

舞 趾 存 狗

朱 穰 丞 譯

上海現代書局印行

物 志 通 考

卷之五

上海圖書館藏

世 界 戲 劇 譯 叢

狗 底 跳 舞

廖 溺 特 · 安 特 立 夫 原 作

朱 穰 丞 重 譯

上 海

現 代 書 局

1 9 2 9

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一日出版

1—1500册

不准翻印

每册實價,大洋三角

上海四馬路現代書局發行

狗 底 跳 舞

——四 幕 劇——

劇 中 人

翟漢禮。

翟嘉禮，他的弟弟。

莫麗采。

艾立三， “傻大姐”。

“歡樂如意”。

沈厚生，(閻齋)。

嚴萊友，(梅癡)。

阿文，男僕。

粉刷匠二人。

第一齣

〔佈景……在牆壁底後面有兩個粉刷匠唱着曲子。他們柔和地，沒有字眼地，單調地唱着。翟嘉禮，一個學生，坐在他哥哥翟漢禮底寫字桌旁邊。這是一幢新而沒有完全裝飾好，佈置好的住宅；就是翟嘉禮現在所坐底那間也沒有完全弄好。這間房間是預備做會客室的，一切新的器具（幾只靠手椅，幾只小椅，一只小圓桌，一架橢圓形的着衣鏡，一只軟榻）都佈置得井然，但是沒有地毯，沒有帷幙，也沒有掛畫。小圓桌放在軟榻的旁邊。有一只桌子在房間的中間，排着席面。房中的一切都是生澀，冷酷，沒有生命——生命在那裏還沒有開始呢。那新的小鋼琴光彩煥發；樂譜安放在樂譜架子上面。翟嘉禮一個人正

在忙着弄一個百靈鑰。]

嘉禮 粉刷匠在唱着呢。(從嘴裏輕輕地嚙，去和那幽靜而沒有字眼的歌。隨後他的手掌輕輕地敲了一下桌子並且說:)不錯。(他再敲了二次桌子，每次先隔着有節奏的停頓，又重複着說:)不錯——不錯。(停頓)

我剛才用了一個百靈鑰開了漢禮哥哥底抽斗。我要找錢。但是我找到只有二十五個盧布兒——只有二十五個盧布兒。那太少了。(他又敲着桌子，每次隔着有節奏的停頓。)

不錯——不錯——不錯。我怕我的哥哥漢禮——霍漢禮——會不會曉得我是一個牌精，一個賭鬼，一個賊，會不會曉得我是在找一個肯養漢底女人，來給我錢花呀！不，他不曉得的。我的哥哥漢禮並不聰明。不，不。此番他會疑心那二十五個盧布兒是粉刷匠偷去底呢，也許他竟會不注意到那錢是失竊了呢。“嘉弟”他說，

“嘉弟”是的。——但是我能不能够？——如其哥哥有許多錢，喔，自然是有許多許多錢——並且如其能下手底時候不讓人家看見，喔，自然是不讓人家看見——我能不能夠殺掉我的哥哥漢禮呢？

〔他立起，在房內來去走了二次。他的身材高而直。穿一件學生底外衣又顛預，又散漫地披在身上。頭髮光光地梳向後面。他的外衣底深藍色的領子，異常地高。嘉禮底臉色枯燥，帶些嚴厲，五短身材，舉止很大方。他重又靠桌子坐下，用手在桌子上輕敲三下說着：〕

不錯——不錯——不錯。粉刷匠在唱着呢。一個悲哀的曲子。一個幽靜的曲子。我是一個無賴，可是我喜歡悲哀的曲子，我的哥哥却完全沒有這種趣味的。還有他這所新的屋子真可怕。這裏有一點引人犯罪的邪祟呢。粉刷匠在唱着呢。

〔他輕輕地嘯，襯着那曲子。他聽到走廊下開門底聲音與人聲；他慢慢起立，像上次一樣，用有節奏的步子在房內來回地走着。翟漢禮和他的兩個同事，嚴萊友，一個矮粗的俄國式的人，與沈厚生進來。在他們的後面跟着艾立三，不知所云地高興地笑着。他的渾名為“優大姐”是翟漢禮在高等學校初年級底同學。〕

漢禮 喂，嘉弟。你好？

嘉禮 喂，哥哥。謝謝你。你也好嗎？

漢禮 謝謝你，我很好。諸位，你們都認識我的兄弟嘉禮嗎？嘉弟，這兩位都是我銀行裏底同事——他們都是我很敬重底。

厚生 您好，翟先生？

萊友 今天識荆，真是三生有幸。您和您的哥哥很相像，很相像。

漢禮 喔，不錯，我們是很相像的。他還可以，做事倒還認真（向嘉禮）

這位就叫做傻大姐——你們相熟嗎？他們都叫他做傻大姐的。(笑)

我們老是一同到學校裏去——培德學校呀。他在二年級裏給開除了，他一生運氣不好。傻大姐，你是在二年級裏給開除底，是不是？(笑)

傻大姐 霍先生，在三年級裏。因為我的天資愚鈍。我的品行是優等的。

漢禮 他說，因為天資愚鈍。(笑)

我昨天在穀寺基礎到他。那時正下大雨——我和他分別已經有二十年，我可仍舊認識他。他那時走得很快，傻大姐，那時你不是飛跑着嗎？

傻大姐 那時正在下雨，我又沒有傘。我只能飛跑呀！

漢禮 我請他今天來吃飯的。不過，諸位啊，今天我請你們到我的新屋子裏來吃飯，總應該

讓你們吃得舒服。可是這是第一次我在家裏請客吃飯，我的新廚娘底手段是否高明，我不敢說。所以如果有不道地的地方，還要請你們包容。

萊友 翟先生，你為什麼要客氣呢？我們這樣來攪擾你，我真覺得過意不去呢。

漢禮 好說，好說，這裏真蓬華生輝了。

厚生 你真會客氣！你在你的新屋子裏第一次請客就請到我，我真是萬分榮幸了。只怕等你結了婚，一切都舒齊停當之後，你就要忘記你的老朋友沈闊齋了。

漢禮 一切就會弄得舒齊停當了，可是我決不會忘記我的老朋友的。坐定了抽一支雪茄吧。

萊友（向嘉禮） 上星期我不是看見您在杜農飯店裏的嗎？您和一位堂客，一位軍官坐在一

起——那軍官我看去是一個衛兵隊裏底長官吧。

嘉禮（說着謊）沒有的事。我從來沒有到杜農飯店去過。

漢禮 嘉禮不會到那樣講究的飯店裏去的，他是闊不起的。

萊友 那麼我看錯了。對不起。但是那個人看上去和您極像。

漢禮 梅癡，你一定錯了。（向嘉禮）你的生意做得怎樣了？我想聽聽你長進得怎樣。

嘉禮（說着謊）第二期的款項昨天我已經交付了。

漢禮 啊，那才好呢。你做事到還認真。可是，諸位啊，你們聽這歌聲不討厭嗎？我又聽到牠了。我的粉刷匠在那裏唱着呢。

厚生 這是沒有字眼的。我想這不能算歌

吧。

萊友 (聽) 但是這調子不錯呢! 這似乎有一點驛車夫底氣味在裏面呢。(向漢禮) 我的父親是一個驛車夫呀。

漢禮 我聽聽這也覺得很好的。雖然我的父親底原籍是瑞典,我可覺得我是一個俄國人,所以我懂得這個。這是俄羅斯的悲哀。

厚生 雖然我的祖上是德國人,但是我連講德國話都不會的。我是一個俄國人呢。不過呢——漢禮,別見氣呀,我却不懂俄羅斯的悲哀底意義。

漢禮 啊,誰也會感覺到牠呀!

厚生 你感覺到牠嗎?

漢禮 現在不呢。我現在是快活得隨便什麼悲哀,隨牠俄國的,瑞典的,或是德國的,都感覺不到呢!(衆人都笑)

厚生 漢禮，說得好！不過天要黑起來了，你還不把你的新房領給我門看嗎？我心裏癢癢的怪難熬呢，我要看看你在怎樣建築着你的香巢！漢禮，你曉得，我是一個老而有經驗的人！

漢禮 啊，你嚇不倒我，你這張老油嘴！我只不過是一個快活的訂了婚底人，但是你可以曉得曉得我計劃得怎樣周到呢。啊，你就會曉得的！

萊友 我也急於要曉得呢。

漢禮 請跟我來。嘉弟，你和傻大姐好好的等在這裡我去領他們看看我的屋子去。傻大姐，抽枝烟吧，烟捲兒在桌上呢。（他們都出去了。傻大姐，沒有主意了，拿了一枝煙。嘉禮點了一根洋火給他，同時用冷酷的態度觀察他。）

傻大姐 （曲身就嘉禮手中底火）多謝你，讓我自己來。

嘉禮 不要緊。他們爲什麼叫你那樣難聽的名字“傻大姐”呢？是個大姐，是個女人。

傻大姐 翟先生，我怎樣對你說好呢？我想這是由於我的性格吧。我常常有點膽小，不中用，一下子就出眼淚，並且照樣的情形，我又太躁——念頭轉得太急。

嘉禮 爲什麼是“照樣的情形”呢？

傻大姐 他們這樣說呀。

嘉禮 不見得吧。可是你今天不見得十分躁呀。你在什麼地方做事？

傻大姐 翟先生，我怎樣告訴你好呢？我在警察局裏做事。

嘉禮 什麼？

傻大姐 不是，不是，我是在警察長底下辦事，在護照間裏。漢禮先生知道的。

嘉禮 進款好嗎？

傻大姐 四十個盧布兒——連着獎勵金和零錢等等，一共有九十個盧布兒。有限得很。

嘉禮 家用大不大？

傻大姐 不小！

嘉禮 你爲什麼不去當個偵探呢？那油水多些，你的進賬就可以好得多呢。

傻大姐 你說笑話了。我怎麼能夠去呢？

嘉禮 不。我說正經話。做個特別偵探你雖然不見得够資格，但是當個普通的偵探我想你或許還行吧。這不見得難到怎樣吧。一個好的偵探有多少進賬呢？

傻大姐 一點點——他們的進賬並不多。

嘉禮 我說一個好的偵探？

傻大姐 喔，一個真正好的偵探進賬很大呢。現在你既然跟我說這樣的知己話，那我不能不老實告訴你，偵探我已經去當過的了，三百六